

2016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冰峰/主编

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上）

- 【北京师范大学】崔君《金刚》
- 【吉林大学】黄临池《青鸟西去兮》
- 【北京师范大学】王文《无我》
- 【延安大学】罗淇《火山》
- 【武汉大学】索耳《南方侦探》
- 【西南大学】鲁静《想飞》
- 【河南大学】聂滕《推轮椅的人》
- 【云南大学】程名科《巫陵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2016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上）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冰峰/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6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全 2 册 /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
评审委员会选编;冰峰主编.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143-6908-3

I. ① 2… II. ① 中… ② 冰… III. ①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9975 号

2016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

主 编 冰 峰

选 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策划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申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64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908-3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第七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奖、出版活动

总策划 赵 智 李镇西
策 划 金 岩 庞俭克 张清华 谭五昌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赵 智 李镇西
副主任 李献平 金 岩 王慧萍 魏占元 庞俭克
成 员 陈亚美 谭五昌 臧 棣 陆 健 蒋守法 刘 鑫
魏丽峰 张大群 彭 莎 刘 颖 安 琪 梁 翔
赵俊义 赵文轩 刘不伟 陈 龙

评审委员会

小说评委

- 梁鸿鹰 《文艺报》总编辑
王 山 《中国作家》主编
邱华栋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郑 子 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主任
付秀莹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安 琪 作家网总编室主任
刘不伟 作家网媒体部主任

散文评委

-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梁海春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杨晓升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
刘玉龙 《亚洲微电影》杂志常务副主编
方 文 《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
陈亚美 作家网副总编
张大群 作家网图书出版部主任

诗歌评委

- 高洪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叶延滨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吴思敬 《诗探索》主编、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姜念光 《解放军文艺》主编
谷 禾 《十月》诗歌编辑
臧 棣 北京大学教授
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在第六届全国高校征文颁奖会议上的讲话(代序)

冰 峰

首先,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学和文学界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支持我们的高校文学活动。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奖、出版活动于2010年9月18日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来稿50多万篇,活动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活动成果被数百家媒体大篇幅报道,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些消息。

高校征文活动编辑的《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已经出版24卷,门口就有这套书的展示,大家可以看到。这套书除了在各大书店、网店销售,我们还分别向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各高校图书室、文学社团进行了捐赠。

可以说,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的活动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活动。有几点感受我很想在这里谈谈。

一、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的奖是雪中送炭的奖。

纵观当今之文坛,可谓奖项林立,旗号纷争,但仔细看去,这些文学奖项,关注的大多是已经成名或即将成名的作家。至于躲在校园里萌发文学青梦的学生,则与这些奖项毫无关系。

其实,人生的第一次是珍贵的,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写作,第一次投稿,第一次发表……第一次获奖,这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闪光的东西。而我们却忽视了这种美好,现在看到的,文学界和政府部门所设立的奖项,所举办的文学活动,都是为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设立和举办的。我们喊了多少年“文学走进校园,培养文学新人”的口号,实现了吗?文学新人培养出来了吗?

今天我敢这样说,“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这个奖就是为那些刚刚萌动写作热情的同学设立的,我们要让他们发表作品,拿到奖金,走上文学舞台。我们的奖金虽然不高,但对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说,我们所举办的高校文学活动,不是为作家们锦上添花,而是为那些刚

刚起步的、还不能独立行走的文学孩子们，以扶持的方式送去一份力量，一份关怀，一份鼓励。

二、我们的奖是纯洁、干净的奖。

这些年，我们不断听到诟病评奖的消息。什么“跑奖”呀，“评委徇私”呀，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因为评奖捆绑了太多利益。一次获奖，省里接着奖，市里接着奖，县里还要奖，获一次国家级奖，除了名誉、名望的收获，光奖金就可以拿到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在利益的捆绑之下，评奖能不变形吗？

我们再看看评奖程序，有些文学奖项的参评作品，都是署名的、发表过的，作者名字无法隐藏或遮盖。评委又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对每位作家又很“熟悉”。即使没有行贿重礼，但平时的交情和对作者或友善或憎恶的评价不可能不放在评委的天平上，这些额外的“分量”能不让公正的天平失衡吗？

其次，我们评价一个人，总是“全面的”看，一方面的成功，往往会被误读为“这个人做什么都行”。官当得好，钱挣得多，文章也应该写得好……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应该写得好。反之亦然。如此推断，或如此戴着有色眼镜看作品，有失偏颇就成为必然。翻阅历届国家级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可见多数获奖者在作家群中身份显赫，这说明了什么？

如此看来，有些文学奖项的评奖与其说是在评作品，还不如说是在评作者。

我们的高校征文则不然，学生相对单纯而干净，所写作品几乎都是处女作，是人生第一次交出的文学答卷。可以想见，作者的心情是激动的，情绪是忐忑不安和诚惶诚恐的，谈何跑奖之不齿念头？再者，学生仅仅是校园里的书生，还未走入社会，也很难与评委老师搭上关系。至于跑奖的经费，那就更无从谈起了。

再就评奖程序而言，高校征文评选程序是：作品由中文系学生筛选，文学编辑初选后，隐去姓名、学校名、编号，最后经终审评委投票评出奖次。从评奖程序来看，终审评委看到的仅仅是作品文本，根本看不到文本之外的任何信息，加之学生的作品大多未曾发表，评委根本无法获知作者任何有效信息，为人情而投票之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另外，为了让参赛学生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又将评奖过程制作成视频专题，通过作家网公开发布。这样，每位参赛入围同学不仅得到了一流作家、编辑家对自己作品的把脉和指导，同时也找到了自己作品的病灶和不足，看清了自己作品的优缺点，其受益是多方面的。

当然，视频专题同样也展示了评委严谨的评审态度。看了评奖视频就会知道，

评委是如何各抒己见、唇枪舌剑来评审作品的。因为评委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只对文本说话，只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任何顾忌。可以说，整个评奖过程，就是评委们文学观点的论辩过程。

因此说，“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的奖，是一个公正、有分量的奖。没有水分，没有任何掺杂使假之处。

所以说，高校征文的奖是纯洁、干净的奖。

三、我们的奖倡导了一种社会风气。

现在的家长普遍认为，只有学习音乐、美术、影视、传媒等热门专业才能够获得社会的认可，才有可能成为明星、大腕，才有可能挣到大钱。文学是一条艰苦的、没有前途的路。我们举办高校征文活动，就是要改变社会的这种看法，倡导一种新的风气。那就是大学生写文学作品，也可以发表，也可以拿奖金，也可以出名。

莫言获奖了，曹文轩也获奖了，这让文学找到了应有的光荣。莫言、曹文轩的获奖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暖风，带来了一个文学春天，这是我们中国人期盼已久的收获。它让中国人的文学梦清晰了许多，也绚烂了许多。

既然文学界都发生了如此大的震荡，大学校园的文学热升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莫言在北师大演讲的时候，连走廊里都坐满了学生。这样的场景，令人兴奋又鼓舞。

我们的高校征文已经成功举办六届，第七届也已经开始。我相信，有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国际安徒生奖的影响和激励，有了我们高校文学征文活动的推动，我们的大学生一定会热情高涨，投身文学事业。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某一位，就是未来国际大奖的获得者。

四、心灵的雾霾需要文学清洗。

《心灵的雾霾需要文学清洗》，这是我曾在《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中所写序言的标题，里面我也写了这样一段话：放眼当下，各种各样的污染汹涌而来，我们的精神被困围！娱乐节目，网络生活，虚拟空间……冷冰冰的科技、机械像洪水猛兽般淹没了人类的生活，浪漫、情趣、自然、人性……这些美好的词汇在逐渐僵化，成为僵尸。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被雾霾笼罩，如果我们的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也被雾霾笼罩，我们的出路将在何方？

前几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吃饭，也谈到了电子商务和微信对人性的伤害。现在我

们天天抱着手机说话，对着电脑购物，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在逐渐消失，情感在钝化，生命中带有体温的人性、情感体验在消失，“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生活情景几乎没有了，“煮酒论英雄”的场景似乎一去不复返，我们几乎像计算机一样思考问题，像机器一样活着。

于是我想，面对这样的恐怖局面，我们的出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文学”。

“文学”不仅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她更是我们心灵的家园和治愈精神疾病的良药。有她在，我们的精神就不会寂寞，不会被饿死、冻死。只要这个词汇还活着，我们人类就有希望，我们的人性就会有体温，我们的心灵家园就不会被雾霾完全吞噬。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们灵魂深处的文学情结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引导，这是我们的责任。

文学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的，像血缘关系，她可以在我们受伤的时候疗伤，疼痛的时候镇痛，忧郁的时候打开情感的天窗。文学是心灵最有营养的食品之一，文学对人的改造和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潜移默化、不露痕迹的……社会需要正能量，需要温暖，需要文学来唤醒我们人性的善良与正义。

总之，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一种能力强大的程序、菌群或病毒，她会入侵人的灵魂，改造一个人，重塑一个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便是有益的菌群和营养；一部坏的作品，便是伤害人体的病毒。好的作品会帮助人获得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心态，从而让社会和谐，人类进步。坏的作品会熏染人颓废、堕落、伤感、自暴自弃，甚至犯罪。因此，我们需要文学来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像人一样活着，有情感，有体温，有爽朗的笑声，有人性表达。

今天我之所以请了许多朋友、嘉宾来参加活动，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高校征文的活动，共同为推动高校的文学事业做一些事情。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我相信，有在座的各位领导、老师、朋友们的共同推动，文学一定能够走进大学校园，走进大学生的情感深处。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未来，也是文学的未来！所以，只有大学生热爱文学，我们的国家才会有璀璨的未来，我们的明天才会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让我们共勉。“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

目 录

上

在第六届全国高校征文颁奖会议上的讲话（代序）……………冰 峰 /001

金 刚……………北京师范大学·崔 君 /001

青鸟西去兮……………吉林大学·黄临池 /050

无 我……………北京师范大学·王 文 /061

火 山……………延安大学·罗 淇 /078

佰伦斯之死（存目）

南方侦探……………武汉大学·索 耳 /101

想 飞……………西南大学·鲁 静 /130

推轮椅的人……………河南大学·聂 朦 /143

巫陵王……………云南大学·程名科 /155

葵镇午夜诗……………同济大学·张艳庭 /163

冬日心湖……………贵州师范学院·苦 岩 /179

海上麋鹿……………北京师范大学·陈小手 /191

任务完成……………东北师范大学·石圣哲 /199

遥知不是云……………河南理工大学·夫 子 /204

活动小丑……………浙江传媒学院·钟晓琦 /211

森 林……………德州学院·明 久 /225

偏 见……………浙江大学·郭渝峰 /241

男孩波比的找法……………湖北文理学院·李伟兴 /252

言若希声早相逢……………重庆大学·刘东草 /258

也只有你能看见……………沈阳理工大学·刘海若 /265

下

镜	衡阳师范学院·鱼骨	/271
在别处	贵州民族大学·哑马	/279
叙述	乐山师范学院·王卓雅	/295
自习室	韩山师范学院·戴建浩	/316
杨孝背后的森林	西华师范大学·范密莎	/327
监 嗽	上海大学·廉荆	/358
秦 俑	浙江传媒学院·话桑客	/376
小象央央	内蒙古工业大学·张宁馨	/383
电影课	中国传媒大学·郝瀚	/389
头 发	南京师范大学·辜玢玢	/404
奶奶终于死了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芳庆圆	/412
南安, 南安	集宁师范学院·凌恒	/425
寒山行	浙江传媒学院·陈作	/437
清水镇故事	北京大学·唐小林	/444
斯人若彩虹	石河子大学·秋刀鱼与安德烈	/454
西三环北路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张亮	/488
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逸驰	/495
副女二号	复旦大学·佳枣	/501
九三年的情书	北京师范大学·宋文静	/530

附录一：第七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奖、 出版活动·获奖名单	537
附录二：第七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小说评委签名	541

金 刚

北京师范大学 / 崔 君

夜 风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回想这些事情的，当我成年后回头去看鱼水村，耳朵里一阵又一阵的风声呼呼地传出来，风携带着石头、鳞片和落叶吹过贯穿村子南北的土路，暴雨骤降，土路才停止扬尘。

土路一直通到我家门口，我家东面就是鱼水水库。水库的拦水坝有半米宽，我二姐告诉我，祖父就是从那二十多米高的大坝上掉下去摔死的。我听了以后无比震惊，村里的老人都是躺在床上死的，而我的祖父是坠落着死的。我站在大坝上的时候经常想起我的祖父，我耳朵里呼呼的风声仿佛就要把我吹向大坝的底端。我的父亲告诉我金刚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比生死还硬，但我坚信我们村的水库大坝才是最坚硬的，我祖父头撞到大坝下的水泥板就死去了，而大坝也是水泥造的。后来的那场特大暴雨证实，大坝从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一切都没有我想象的坚不可摧。后来，大坝被矿坑里挖出来的一车车岩石和土砾填平，鱼水村的人在上面种桃树，桃花开的时候铺天盖地，花粉在呼啦呼啦的风里愉快地飘摇。一棵桃树供养不起太多的桃子，小桃刚成型的时候，人们就要摘除多余的果实。桃子变红，就像我父亲养的肥硕锦鲤挂在枝头。

土路到达我家后，拐向西延伸到鱼水村公共墓地。我父亲得梦游症时，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他借着月光把公墓的碑文密密麻麻地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回来表情木讷地把本子交给我的母亲，然后睡下，醒来后一无所知。风吹拂坟头压着的火纸，哧啦声在黄昏将近的寂寥中显得更加清晰而辽远。我父亲没养鱼之前，

我的胃总强烈渴望着肉食。我在七岁那年的清明节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每当有扫墓的人从我家门前的土路上走回鱼水村，我沿着土路走向公墓就会找到芹菜肉馅儿的饺子。各家的饺子不同，有的白白胖胖，有的干瘪小巧，有的一口咬下去只有芹菜。有时候我懒了不想绕过坟包，就直接走上去，一步跨过压在坟头的火纸。公墓很大，如果走得慢了，水饺就会进了野狗的肚子。那些脏兮兮的野狗伸长脖子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寻觅美食，竖立的狗毛被风吹出瑟瑟的声响。

从我家出去，走上土路，走过大坝，再走一段土路就到达七〇一矿。矿坑像一个巨大的鱼眼睛，永久地睁着。七〇一矿底下能挖出松绿色的金伯利岩石，岩石里就有我父亲说过的最坚硬的石头——金刚石。我父亲说他曾经拥有过一块鸟蛋大小的透明原生金刚石，足有一百多克拉，摸上去能感觉到纯正的滞涩感。我父亲还说，没有那块金刚石，就不会有我。

1992年麦子成熟时，我姑姑沿着鱼水村那条尘土飞扬的路把刚出生的我抱回她的家里。我的性别从一出生就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神婆说我身上有浓烈的戾气，外户的糠菜才能将它磨掉。一年以后，我姑姑又沿着那条土路把我抱了回来。

我长到七岁，开始了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任何解释不通的事情都在暴雨的夜晚被湿淋淋地拎出来，一遍一遍在我二姐挂起的花布上演绎。麦子成熟后，经常会有几天几夜的暴雨。暴雨来的时候，听不见人的声音，只有雨点与雨点碰撞、风吹树枝与瓦片、闪电轰鸣的交响。那时我大姐已经嫁给邻村的小石匠，暴雨前风和日丽的一天，我父亲搬出一张小铁床放在东屋里，告诉我我以后要跟我二姐睡在一个屋里。晚上我二姐脱光衣服，在我面前赤条条地晃来晃去，她的身体白得发亮、线条柔美，我产生强烈的羞愧和自卑。她在两张床之间挂起来一块花布，通风窗里刮进来的风吹得花布飘飘摇摇，闪电一次又一次地驱赶屋内的黑暗。我二姐每个夜晚都在花布那边磨牙，雷声越响，她磨得越欢快。

乡村的夜晚宁静安详，灯灭以后，有月亮的时候是月光，没月亮的时候是纯粹的黑暗，那为我漫无边际的想象和说不明白的恐惧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我记忆里的夜晚总是来临得很早，我先睡着，然后我二姐睡着，我二姐磨牙，我再醒来，我意识到这个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着的时候无比恐惧。我一动不动地缩在毛毯下面，想我的床底下会出现什么，直到热出一身汗。我越想睡着越不能入睡，我想起冯家哥死去的祖母，她的肚子鼓胀，像一个朝天的鱼肚子。我二姐告诉我地球是圆的，从我家南边的土路一直向南跑，就会从我家北边的栗子林里回来，我那时琢磨过七〇一矿什么时候会钻到地球那边。

鱼水村的西侧是冯家哥的家，那六幢结实的小楼外侧攀满严严实实的爬山

虎。我那时经常无比羡慕地跟着冯家哥攀登台阶到达501他们家。冯家哥住在顶层，他家有间小阁楼，冯家哥的妈妈长期待在阁楼里，我不常见到她。

阁楼旁边的楼梯口有一个大窗户，那个狭小的空间占据俯视鱼水村的制高点：初升的朝阳包裹鱼水村，村子北边的鱼水水库里盛满刚刚融化的翠玉，拦河坝在婆婆的杨树叶子中隐没；水从坝上俯冲而下，汇聚到鱼水河，鱼水河从村子西北边绕到六幢小楼前面，再从村子东南方流去；村子东面的七〇一矿在冰凉的太阳里留下一个黑影。

我母亲白桂枝不止一次提到，我家也曾在那幢漂亮的楼上住。贫穷的日子里，我千百次做梦携带大坝边上我家破院子的家具，走上九十九级台阶，打开一个发光的门，那就是我的新家，我们就住在冯家哥对门。我父亲养锦鲤以后，我们家能经常吃到肉了，我觉得我父亲有钱了。我问我父亲金良生：

“我们为什么不到楼房上去住？”

金良生叼着烟卷，他正皱着眉头杀鸡，他一皱眉头就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我大姐、姐夫还有他们的儿子李响到我家来了，上次李响来我家，我父亲杀了一条鲤鱼。

这次金良生拔了拔鸡脖子上的毛，横着锯了两下就割开鸡脖子上的血管。鸡拖着脖子在我家院子里扑腾翅膀转圈。金良生端着一碗鸡血说：

“滚一边去！”

我想告诉他他脸上有一个鸡血泡泡，我没有说，我听话地滚一边去了。

我问我母亲白桂枝：

“我们住过楼房吗？”

我母亲白桂枝对我父亲说：

“你给她讲讲我们住过的楼房！”

我父亲叼着我姐夫给他点的烟，他正在往盆里的鸡身上浇沸水，热气把他和我姐夫包在里面。我父亲嘴里呜呜说着什么，没有理她。我母亲指着墙角那个破旧的马桶说：

“看见了吗？我以前就坐在上面拉屎。”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问我大姐金柳：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小楼房？”

我大姐的儿子李响抢在前面说：

“我妈说了，是因为姥爷超生了二姨和你！是你和二姨不让我们住楼房！”

我二姐金桃放下水瓢，提着李响的耳朵说：

“你再胡说我就拆下你的耳朵喂鱼！”

我的小石匠姐夫用胳膊肘捣了捣我大姐，我大姐金柳推开金桃，说：

“有个姨样儿没有？”

我们家有钱了最终也没有住上楼房，楼房是七〇一矿的工人们住的，我父亲不再是七〇一的工人了，所以我们不能住楼房。

十二年后我重回鱼水村，七〇一矿挖空了也没有挖到地球的另一面。矿坑被圈起来建起钻石公园旅游景区，博物馆玻璃闪闪发光。钻石公园里游客三三两两，一个婚纱影棚杵在人工种植的花卉丛里，新人们在钻石模型前牵着白马拍照，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只有巨大的矿坑像一个尴尬的伤疤嵌在地表上，夜晚的风吹过像大鱼的呜咽。前几年，巷道里安装彩色灯泡铺线路时挖出三个骷髅，那些白花花的骨头提示着凶猛死亡的存在。

回 归

20世纪70年代，我母亲的美艳打败了村里所有的姑娘。我母亲白桂枝是鱼水村白中医最小的女儿，她身上的体香混着草药味儿，迷倒了鱼水村的男青年。

我母亲白桂枝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轰动整个村子：她还没有结婚就和—个男人睡了一回觉。她和卫生所的于文爱吵架，吵着吵着，白桂枝就说：

“你别跟我抢他了，我已经和他睡过觉了！”

于文爱—愣，捂住脸哭着就跑了。于文爱走了，和白桂枝睡觉的那个男人也要走了。那个男人是七〇一矿的勘探队员，白桂枝高高兴兴地去找他要跟他—起走，勘探队员说我有老婆了，有孩子了，你不能跟我—起走。白桂枝说那你为啥要和我睡觉，勘探队员说你要是不愿意我也和你睡不成觉。白桂枝看了看勘探队员摔折又接好的胳膊，她扬起铁锹又给他砸折了。

从那以后，鱼水村的人都知道白桂枝和—个男人睡过觉了。鱼水村的人说，下次斗破鞋不愁找不到人了。

我父亲金良生从部队退伍回来后的—个下午，天气燥热。他走出鱼水水库边上我祖父留给他的屋子，夏天大太阳的脾气还在，他沿着小路走到水库大坝。

几个青年在浮水，和金良生—起退伍的冯虎站在坝上朝金良生喊：

“下来吧，水开始凉了，爽得很！”

冯虎钻进了水里。

金良生—边走—边脱掉汗衫，把衣服堆在杨树叶子的阴凉里。他拔出嘴里叼着的那枝石竹花，扔在他的军装裤子上，—个猛子扎进水里。他在水里扑腾够了，就坐在大坝上晾身上的水。水库边传来姑娘的说笑声，岸边开始忽闪着两个

影子，一红一白。金良生纵身像鱼一样滑下了水。

王皮吹一声呼哨说：

“快去捡漏啊金良生，地都耕好了，直接就能下种！”

两个影子逐渐走出灌木丛，白褂子匆匆地走了，红褂子停住。金良生看见红褂子走上大坝，青年们怪里怪气憋着笑，像憋着一个屁。这个女人没有避开洗澡的男人们，反而走上大坝。

红褂子就是白桂枝，她穿着黑色的提篮鞋，迈着小碎步走上大坝，一边走一边卷起袖子，露出白皙的胳膊。她走到青年们放衣服的地方，盯住王皮的衣服。这时，她瞥见旁边一堆衣服上放着一枝山竹花，她迈了一步跨过王皮的衣服，抬起她小巧的脚尖轻轻往右一挑，那小堆衣服和一枝石竹花纷纷扬扬地落到大坝底下，白桂枝的脚尖又轻轻往左一挑，把王皮的衣服挑进水库里。

她干完这两样活儿拍拍手就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用手。

我的父亲金良生在那个下午赤条条走下大坝捡衣服，他提上裤子，用褂子抽着芦苇骂了一句“臭娘们儿”。

夜晚微凉的风吹拂着他，空气里都是尘土的味儿。

一个月后，我父亲金良生在水库北边的栗林里重逢白桂枝。他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他散步的时候有时向南，有时向北。

这天，金良生的蚊子草用光了，他走出小屋，向北走去，那里的山坡上长着丛生的蚊子草。蚊子草开着淡紫色的小花，隐藏在艾蒿丛里。他要把这些草连根拔起，晒干，再把它们一缕缕编成粗辫子，晚上点着蓄烟熏蚊子。他走到金银花的秧底下，一拔还带出几个灰色的土元，它们闷头闷脑地爬进稀松的土壤。天渐渐黑下去。

金良生抱着一大捆蚊子草，他看到了白桂枝。白桂枝站在小溪边上的杨树林子里，换上了一件崭新的的确良白褂子。林子里，蝉吱吱地叫上两声，风热乎乎地吹。

白桂枝转头看见金良生，她挂着满脸眼泪。白桂枝招手让金良生过去，金良生皱皱眉头，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金良生迈了一大步，走上土坡，站在一棵树边。白桂枝说：

“你娶我吧。”

金良生说：

“我为啥要娶你？又不是我睡的你。”

他说完就抱着蚊子草要走，白桂枝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说：

“你站住！他们说我是破鞋，可我才不是破鞋。穿了一次就破的鞋不是好鞋，只穿过一次的鞋不是破鞋。你也觉得我是破鞋吗？”

“我没穿过，我咋知道？”

“那你脚上的是啥？”

金良生扭头就走。白桂枝叫住他：

“你看看我的辫子好看吗？”

白桂枝梳的头发不是往常的样式，一条稀松的发辫从左前额攀爬到右耳后，油光水滑。金良生说：

“中看不中用。”

“我能把你的蚊子草也编得这么好看。”

白桂枝抢过金良生怀里的蚊子草，就往水库边上金良生的屋子走。白桂枝一边走一边掉，金良生一边走一边捡。

白桂枝给金良生编了一条长长的蚊子草辫子，她编完说：

“这下行了，你得娶我了。”

金良生脱下他的鞋，磕了磕上面的泥说：

“你这个女人可真新鲜，我又没让你编。”

白桂枝啪的一声拍在自己脸上，捏下一只死蚊子。她拿起那条蚊子草说：

“你娶了我我就一心一意地跟你。”

金良生没有吱声，白桂枝又说：

“你别皱眉头，你一皱眉头就一个眉毛高，一个眉毛低，真丑。”

金良生去了我外祖父白中医家里。

“我决定娶白桂枝。我是退伍军人，我能到七〇一矿工作，我不少挣钱。我的新房就在西边的楼上。我爹金二没了不用养老。”金良生自顾自地说起来。

“将来我有了儿子，我让他来看你，他一溜小跑着就来了。”金良生嘟噜嘟噜说完了一大串话。说完他看见白桂枝倚在门框上，边嗑着瓜子边朝他笑。白中医和金良生喝完酒去喂鸡，他晒着太阳嘿嘿一笑，倚在鸡窝旁边睡着了。

金良生和白桂枝结婚的那天晚上，金良生问白桂枝：

“你怎么就让他占了便宜呢？”

白桂枝回答说：

“他摔折了胳膊，找我爹给他接骨。”

“找你爹没找你啊。”

“他接了骨头又让我给他熬骨头汤，他说他们勘探队那里熬骨头汤不方便。”